



宋美龄传

The Last Empress

「美」汉娜·帕库拉
Hannah Pakula

林添贵

译 著

東方出版社

The Last Empress 宋美龄传

〔美〕汉娜·帕库拉
Hannah Pakula
林添贵

译著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美龄传/ (美) 帕库拉 著; 林添贵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The Last Empress: Madame Chiang Kai - 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ISBN 978 -7 -5060 -4357 -1

I. ①宋… II. ①帕… ②林… III. ①宋美龄 (1897 ~ 2003) —传记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7897 号

Copyright © [year of first publication of work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Hannah Pakula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Orient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东方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2009 -7629 号

宋美龄传 (SONG MEILING ZHUAN)

作 者: [美] 汉娜·帕库拉

译 者: 林添贵

责任编辑: 姬 利 杨英瑜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3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7 -5060 -4357 -1

定 价: 6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编辑说明

作者下笔旁征博引,乃是读者之幸,却往往是翻译者与编辑的挑战。本书涉及既广,作者又刻意发掘新材料,笔下人物数以百计,引述资料则以千计,谬误在所难免,幸而译者台湾逢甲大学教授林添贵先生广闻强记、学识渊博,已经尽力予以发现与更正,但为求阅读方便,不另做标示说明。

另一方面,也因作者引述数据庞大,且多为辗转使用的二手数据,故而在史料的翻译还原上,大大提高了难度,幸赖台湾《传记文学》总编温洽溢先生、国泰慈善基金会钱复董事长诸位先生于史料查证、人名指认多方协助,在此一并感谢。不过由于参考数据不足,编辑能力有限,错误必多,尚祈海内外方家读者指正为幸!

目录

第一部 1866—1900 风起云涌

第一章 从韩嘉树到宋嘉树	0 0 3
第二章 宋家有女初长成	0 1 3
第三章 帝制回光	0 2 0
第四章 王朝末日	0 2 7

第二部 1894—1927 走向共和

第五章 孙中山与宋嘉树	0 3 5
第六章 革命与爱情	0 4 2
第七章 美龄返国	0 4 9
第八章 军阀群像	0 5 6
第九章 蒋介石登场	0 6 3
第十章 上海繁华	0 7 2
第十一章 彷徨少女时	0 7 8
第十二章 苏联与中国	0 8 6
第十三章 孙中山死后群雄起	0 9 5
第十四章 国民革命军北伐	1 0 3
第十五章 国民党分裂	1 1 1

第三部 1928—1936 迈向权力

第十六章 蒋宋联姻	1 2 3
第十七章 新婚生活	1 3 4
第十八章 内斗不止	1 4 3
第十九章 定都南京	1 5 2
第二十章 日本的野心	1 6 0
第二十一章 新生活运动与长征	1 6 7
第二十二章 蒋经国在苏联	1 7 6
第二十三章 西安事变	1 8 2

第四部 1937—1942 抗日战争

第二十四章 全面抗日	1 9 5
第二十五章 成立飞虎队	2 0 3
第二十六章 南京大屠杀	2 1 2

第二十七章 向美国喊话	2 2 1
第二十八章 重庆	2 3 0
第二十九章 宋子文与孔祥熙	2 4 0
第三十章 鸦片，南京政府的财源	2 5 1
第三十一章 苦守大后方	2 5 8
第三十二章 史迪威	2 6 8

第五部 1942—1943 外交舞台

第三十三章 夫人委员长	2 8 5
第三十四章 史迪威与陈纳德	2 9 3
第三十五章 战地情缘	3 0 2
第三十六章 美国之行	3 1 2
第三十七章 所到风靡	3 2 1
第三十八章 国际峰会	3 3 1
第三十九章 回到大后方	3 4 0

第六部 1943—1945 二战末期

第四十章	开罗会议	355
第四十一章	梅花女王	365
第四十二章	出国休养	375
第四十三章	国共谈判	385
第四十四章	雅尔塔会议	393
第四十五章	抗战结束	400

第八部 1949—1975 台湾

第五十章	退守台湾	447
第五十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	456
第五十二章	三度访美	465
第五十三章	多面皇后	474
第五十四章	促美反共	481
第五十五章	亲族凋零	489

第七部 1945—1949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四十六章	马歇尔调停	411
第四十七章	大势已去	419
第四十八章	再次访美	428
第四十九章	赴美治病	435

第九部 1975—2003 淡出舞台

第五十六章	暮年	501
第五十七章	造物主的杰作	511

第一部
1866—1900 风起云涌

第一章 从韩嘉树到宋嘉树

新教福音派和一些工商领袖、外交政策顾问,在亚洲看到前所未有的良机,把灵魂感化为基督徒;而比较世俗的一些商界、金融界和政界人士,则视之为美国快速扩张的工业生产之市场。

——杰士皮尔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

查理宋本名韩嘉树,一八六六年生于海南岛。海南岛是中国沿海第二大岛,面积仅次于台湾,本是土匪、盗贼等亡命之徒的藏身处,而今却是创业家的冒险新天地。韩嘉树的父亲是文昌县人,经商营生,家境似乎不错,拥有船只“来往澳门和河内之间约六天的水路”,也就是说,往西跨东京湾至今天的越南、往东渡南中国海到葡萄牙殖民地澳门。这些船只是三桅的大帆船,俗称“大眼鸡”,红帆,船首上漆了一对巨眼。水手相信漆上神奇的巨眼,可以侦测到远方的海盗。这一带海域抢劫凶杀盛行,犹如家常便饭;海盗固然心狠手辣,但是抓到海盗也一样绝不手软,将之挖心剖腹吃下肚,也并非不寻常的事;甚至传言曾有人整个都被吃了,以免他转世投胎再做海盗。

韩嘉树九岁时,和一个哥哥被带到爪哇(今之印度尼西亚),跟一位长辈当学徒。他显然在当地过得并不快乐,有个亲戚在波士顿开丝绸店和茶庄,来到爪哇,提议把个子矮小粗壮的嘉树带到美国。韩嘉树满心欢喜,在一八七八年春天起程,这时他只有十二岁。

韩嘉树来到这位长辈的茶庄工作时,波士顿的中国人并不多。他很快就认

识了温秉忠和牛尚周这两个上海的富家子弟。温、牛都是来美国留学,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两人力劝韩嘉树也接受西式教育。但是,韩嘉树向长辈开口,长辈却没准他上学,毕竟长辈不辞千里,绕了半个地球把韩嘉树带到美国,是要他来工作,不是上学的。韩嘉树在长辈的店里待了将近一年便逃跑了。他溜上波士顿港口一艘海防缉私船“艾伯特·贾拉丁号”(Albert Gallatin)。船出海之后,他才被发现。

挪威裔的船长盖布里尔森(Eric Gabrielson)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航海技术高明。有人发现韩嘉树之后,把他带到盖布里尔森面前,问起名字,他只报出“嘉树”(Chiao Shun)。十四岁的韩嘉树谎称已有十六岁,被船长收容,为他取名查理宋(Charlie Soon),在贾拉丁号上担任杂役,往来于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港和马萨诸塞州艾德加镇之间这片大西洋海岸最严峻的水域巡航。韩嘉树因而成为美国财政部税务署(海岸巡防队前身)的雇员。盖布里尔森船长后来奉调到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服务,韩嘉树随他担任听差。

一心信教的盖布里尔森船长向这个“天朝”男孩宣扬基督教义(当时美国人称中国人为“天朝人”),决心协助韩嘉树完成上学的心愿,便安排他退役,把他介绍给威明顿市几个人认识,其中有个摩尔(Roger Moore)上校,他在第五街南卫理教会主持查经班。

摩尔上校在韩嘉树身上看到为当时卫理公会传道使命贡献的机会——向中国传基督福音。教会的主事牧师里考德(T. Page Ricaud)也看出这是个机会,马上在韩嘉树身上灌输基督是救世主的热切信仰。里考德告诉这个一心向学的少年,他可以接受西式教育、西方宗教,成为传教士,回中国去拯救中国人。一八八〇年十一月七日,韩嘉树以“查尔斯·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on)之名正式受洗,成为基督教徒。里考德因为必须填报中间的名字,替他选了琼斯为名。《威明顿星报》刊出一则短讯,昭告镇上公民将在晨间祷告会上举行洗礼——“可能是北卡罗来纳第一位受洗的天朝人”。

韩嘉树为了糊口,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学会一身本事,后来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还用在船上学来的本事编织吊床贴补生计。同时,他的威明顿友人四处打听,设法送他上学念书。杜克大学的前身圣三一学院,当时是北卡罗来纳州兰道夫郡一所卫理公会学校;里考德致函圣三一学院校长,问他愿不愿意收第一个东方学生。里考德或摩尔又接洽德翰(Durham)的卡尔将军(Julian Shakespeare Carr)——拥有“公牛德翰烟草公司”的百万富翁、慈善家,恳求他资助这个男孩上学。卡尔答说:“送他过来,我们会让他进学校念书。”

韩嘉树到了德翰之后，靠着机灵、有礼，讨得卡尔欢心，卡尔把他带回家，“没当他是仆人，视如亲生”。韩嘉树的性情愉悦，使他和卡尔的五个小孩相处甚欢，他的东方脸孔却使卡尔的白人邻居和黑人仆役大为吃惊。但是，韩嘉树早已习惯别人以异样眼光看他，也学会如何奉承美国人。得到城里最有势力的大商人赞助，也非常有利。不久，这个挺封闭的南方小区也接受了他。

一八八一年六月，韩嘉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的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博士(Dr. Young J. Allen)：

亲爱的阁下：

我想请您帮个忙。我离家也有六年了，我希望家父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在干什么。他们住在中国东南的孟寿(文昌)县……家父中文名字“韩宏樵”(Hann Hong Jos'k)。我希望您能找到他们。我几个月前在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皈依了基督教……我现在急欲接受教育，以便能回到中国，向他们介绍我们的救世主。接信后请写信给我，我将不胜感激。

韩嘉树 敬启

他也附上一封给父亲的家书：

父亲大人膝下：

我写这封信是要让您知道我现在在哪里。一八七八年我离开了在东印度的哥哥，来到美国，有幸找到我们的救世主基督……现在德翰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我正加紧学习，好回到中国，向您禀报德翰友人的仁厚和上帝的恩典。他派独生子到世间来替所有的罪人牺牲。我是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典而得救了。我记得小时候您带我到一处大庙拜拜。父亲大人，拜木雕神像是没有什么用的，就算您拜一辈子也不会有丝毫用处。过去，人不知有基督，但现在我已找到救世主。不论我走到哪里，他都来安慰我。请您张耳倾听，您就能听见圣灵在说话。请您抬头仰望，您就能看到上帝的荣光。接到我的信，请您马上回信，我会很高兴听到您的情况。请把您的爱转达给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您自己……卡尔先生、卡尔太太，他们是善良的基督徒家庭……再见，父亲大人，回信请寄到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院。

儿 嘉树 叩上

韩嘉树的父亲从来没收到这封信。林乐知说，他找不到人，很可能他根本

没努力找。

三个月之后,韩嘉树和十二个奇罗基(Cherokee)印第安人一起进入圣三一学院。即使他已经搬出卡尔的家,依然深受卡尔的影响,称他为“卡尔父亲”,同时也从他那里学到生意经。韩嘉树和同学处得很好,也开始注意女孩子,尤其是对卡尔教授的女儿埃拉(Ella Carr)。卡尔教授是卡尔将军的穷亲戚,在圣三一学院教希腊文和德文。韩嘉树和埃拉的少男少女之情却引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理事会的关切,他们认为必须赶快把他送到田纳西州纳希维尔市范德比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韩嘉树不想离开圣三一学院和朋友,但是在得知转学到范德比之后,可以结识有助于他前途的贵人,可以继续得到卡尔的资助,放假时也可以回到卡尔家,于是韩嘉树也就答应了。范德比大学的记录显示,他在一八八二年进入圣经系,攻读神学文凭。

韩嘉树在同学间人缘很好,同班同学奥尔(John C. Orr)牧师记得:“起先,男生不太注意或根本没注意到韩嘉树。他只是一个怪人、一个支那人。但是很快就不同了。他加入冬季班,他们成为……亲密好友。他头脑清楚,学会准确、流利使用英文,往往充满机智、幽默,而且个性乐天。”韩嘉树的幽默感可能有一部分是装出来的,好争取同学的接纳。有位朋友记得,他和一群同学参加教会的主日祈祷会,交换宗教经验:“有一天上午,韩嘉树起床后,站了一会儿都不说话。然后他双唇颤抖地说:‘我觉得很渺小、很孤独。离家人那么远,在陌生人当中那么久。我觉得自己像是密西西比河上一块漂浮的小木片。但是,我晓得基督是我的朋友、我的慰藉、我的救世主。’眼泪从他脸颊流下;一大伙人已围上来,张开手臂抱住他,向他保证大家爱他有如兄弟手足。韩嘉树打断了当天早上的聚会。”韩嘉树个子矮小,大概只有一百六十多公分高,但他在范德比最要好的朋友是身高近一百九十公分、体重逾百公斤、蓝眼珠的爱尔兰裔同学步惠廉(William B. Burke)。

韩嘉树表示希望再进医学院进修后,才回中国;范德比大学校长马克谛耶(Holland N. McTyeire)立予否决。即使卡尔愿意继续支付韩嘉树的学费,身兼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团长的马克谛耶也不同意。马克谛耶表示在中国已有“太多”医生传教士,其实他否决韩嘉树之请另有原因。韩嘉树毕业后一个多月,马克谛耶致函上海的林乐知:

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我们预备在今年秋天派韩嘉树向你报到……我想你会立刻派他巡回宣教,

若不坐车去,就走路去。韩嘉树希望再花一两年时间学医,以更有所贡献。他那位宽厚的资助人卡尔先生也不是不愿意继续赞助。但是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在他投身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的支那人精力全部耗尽。他早已经“尝过安乐椅的舒适滋味”——也不嫌弃享受高等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错。让我们这位年轻朋友——我们在他身上已费尽心血栽培——开始工作吧。把他放到基层去,没有候补的位置。他希望学医,但我们已告知他:我们的医师已经多于教会所需。我盼望在你贤明处理下,韩嘉树可以发挥所长。如果他表现良好,对于此地类似的工作也会大有鼓励作用。许多人的命运系于他这个案例之成败利钝。

你的基督兄弟 马克谛耶 敬上

韩嘉树继续制作、贩卖吊床,也开始讲道,举行复兴布道会——这有助于增进他的英文能力。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他从范德比毕业;七个月后,陪同医生传教士柏乐文(W. H. Park)坐火车前往旧金山,搭上邮轮取道横滨,前往上海。九岁离家的韩嘉树,返国时已经二十岁。一八八六年元月,船于上海靠岸,此时,他已睽违故国近十二年。

韩嘉树一到上海,立刻向林乐知报到。林乐知主持的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有六名传教士。林乐知是精英分子,不重视向大多不识字的农民口头传播福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林乐知服务上帝和卫理公会,以传教士身份派到“一个由知识贵族统治的帝国,对他们而言,只能通过印刷品来诉求”。他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住家门上悬挂牌子,宣称这是官邸;而且除了政府官员、特别的学者和仆人(他要求仆人身穿纯白制服)之外,从来不邀一般中国人作客。

韩嘉树抵达之前,林乐知致函理事会,对这位新来的传教士及其薪水颇有微词:“他还有两天就要到了,我还不晓得理事会希望如何对待他……我们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年轻人比他优秀得多,他们英、中学问都比他好……韩嘉树绝不会成为汉学家,充其量只是个失去民族特性的支那人,他会不满意、不快乐,除非他被派的位置和支付的薪水远超过他应得的——结果将是我发觉我们的教友谁也不愿接纳他。”

其实不想要韩嘉树的人就是林乐知。林乐知立刻派韩嘉树去和柏乐文一起住。才几个星期,韩嘉树就又奉令搬去和一个没什么知识的本地牧师一起住,学讲上海话。在派发第一份工作前,韩嘉树请示林乐知,他能不能先回海南岛探视阔别十年之久的双亲。林乐知表示不行,必须等到半年后过年时,其他

传教士也休假时才行。不准假,并非不合理,但是表达的方式伤了韩嘉树的自尊。林乐知不是唯一看不起他的人。韩嘉树的同胞也认为他是个“失去民族特性的支那人”,虽是中国人,却不会说他们的方言,和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完全不同。教会里只有一批人属于韩嘉树在美国所学的“民粹派福音神学”(populist evangelism),他们也和韩嘉树一样厌恶林乐知的专断。这群人在韩嘉树抵达后不久,在日本设立教会;韩嘉树请调,又得不到批准。他被派到上海郊外一个村庄,去向一群已经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传道,并负责教导这些信徒的子弟——总共有十二名不怎么爱念书的农村小孩。

韩嘉树的学生里头,有一人就是后来做过“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胡适说班上同学特别喜欢捉弄这位英文老师,他记得:“有个身矮、粗壮、长相蛮丑的男子,出现在讲台上。同学立刻开始笑起来,喧闹得我以为老师会羞愧离去。老师却等这阵喧闹平息下来,然后打开课本,开始讲课。”虽然胡适已记不得韩嘉树说了什么,但他记得同学们静了下来,体会到他们是他们的同类,会了解他们。他说,韩嘉树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也因为他,吸引了更多人入学。

农历年间,韩嘉树坐船回海南岛,没有事先通知父母就回到老家。当然,他们已经认不出九岁就到印度尼西亚当学徒的这个年轻人了。韩嘉树此时才获悉,林乐知根本没把他当年在美国写的家书转过来。

韩嘉树的第二个任务是到人口约三十万的古城昆山去巡回传教。他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小房子。虽然已经脱去西式服装,换上本地服装,但当地人依然躲着他。有一天,他到上海去,巧遇当年在波士顿结识的老朋友牛尚周。牛尚周觉得韩嘉树应该已到成家的年龄。他觉得他那位十八岁的小姨子倪桂珍是这个受过西式教育的老朋友之理想伴侣。牛尚周和温秉忠娶的都是倪桂珍的姐姐。倪家是明朝徐光启之后,早早就信了基督。

倪桂珍小时候也缠足。缠足的习俗在中国已有千年之久,把小女孩的脚趾和脚掌绑紧,让脚掌和脚跟尽可能贴近。缠足之后的“三寸金莲”让女性走路来婀娜多姿,据说也可增加丈夫行房时的快感。中国的奇情小说和对名妓的描述,对三寸金莲一定会多所着墨。但是,只要倪桂珍一缠脚就发高烧。倪家认为三女儿的婚事没那么重要,决定解开缠足,由她去吧,倪桂珍就成了体面人家轻蔑的“大脚丫头”。

倪桂珍自幼聪慧好学,因此父亲在她五岁时就给她找了先生来教她识字、学古文。九岁的倪桂珍入教会学校,升入中学部,对宗教产生热忱、喜欢算学、会弹钢琴。她缺乏传统中国女子的相貌和妩媚,被视为倪家嫁不出去的女儿。

牛尚周和温秉忠带韩嘉树到教会,可以观察倪桂珍在唱诗班唱赞美诗。她和韩嘉树一样,身材不高,容貌也不出众,但很有活力。使得倪桂珍在上海社会嫁不出去的特质,在韩嘉树眼里反而是优点。但是,他仍需得到倪母的允许。倪家乃名门世家之后,非常重视家风。子女婚事必须经由媒妁介绍。牛尚周义不容辞,在双方之间奔走,隐恶扬善。韩嘉树虽然相貌平凡,但也算过得去,两人终于在一八八七年夏天由一名南方卫理公会牧师主持婚礼,结为连理。婚礼规模不大,但出席宴会的却是重要的商人、军事领袖和与朝廷有关系的人。倪桂珍不仅带来可观的嫁妆,还替韩嘉树打开一道通往陌生世界的大门。婚礼之后,夫妻俩回到昆山。

几个月之后,韩嘉树在范德比的好朋友步惠廉来到中国,加入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工作。步惠廉的际遇和韩嘉树迥然不同,他受到热切欢迎,受邀出席布道团在苏州市举行的第二届年会,由林乐知热情接待。出席者有七名传教士,其中一人为中国人。步惠廉和林乐知一起走进教会庭院时,他看到了韩嘉树。两人已经互不认识,直到林乐知为他们介绍。

“步兄弟,我给你介绍韩兄弟,我们第一位本地的大会代表。”

步惠廉抓起韩嘉树的手,热情摇动:“天啊,嘉树!真高兴又看到你!我们有两年没见了啊!”

韩嘉树说:“我也很高兴又看到你,比尔!你留了胡子,我认不出来了。”

“你穿上中国衣服,我也认不出你来了。”韩嘉树穿一袭中式长袍,戴黑色瓜皮帽。“你看起来老气多了。”

苏州会议让这对老同学有机会叙旧。最后一天,任务分派下来,韩嘉树重新回到昆山,新来的步惠廉几乎完全不懂中文,却派到上海筹开一个新传道据点。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据点,因为去年有个长老会牧师在当地贩卖经书,被人丢石头;一群中国学生放火烧天主堂。此时,美西掀起一股反华暴行。由于华工愿意接受低廉工资,威胁到无一技之长的白人劳工,暴民抓到华工就加以杀害,剥头皮甚至以其发辫把他们吊死。^[1]中国方面因而回以暴力。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工业大兴,造成数百万名移民(包含中国的契约工人)涌入,许多人参与兴建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据说他们是一流的工人,“当时有一本医学书说,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发育不良,使他们感受不了平常的痛!”但是,铁路完工后,美国国会决定美国不再需要中国苦力,通过法案不准中国人进入美国。

步惠廉到上海几个月后,到昆山去看韩嘉树,那是大年初四晚上。两人走向韩嘉树的住家,狭窄弯曲的街上,鞭炮齐鸣,铜锣敲得震天响。韩嘉树告诉步

惠廉，百姓正在迎财神。传统上，中国人一年有三次要还债——分别是端午、中秋和新年。如果当天无法还债，就得躲起来，次日即是假日，禁止有交易，就可暂时松一口气。当天，大家不许用扫把，以免把好运扫掉，也不准往地上泼水，以防倒掉当年的财运。员工若被老板请吃饭，就晓得来年保住工作；没受邀的员工，也在中国人保住颜面的方式下，晓得失业了。

韩嘉树夫妇住在教会配的一间两层小楼。韩嘉树带步惠廉穿过庭院，进到餐厅兼客厅。倪桂珍端茶出来时，步惠廉很高兴她走路和美国人一样，不必像中国妇人裹着小脚走路。倪桂珍告诉步惠廉：“我不用缠足时，我娘比我爹更高兴。她比谁都晓得缠小脚有多么痛苦。”韩嘉树告诉步惠廉他岳母逃难的故事：就着三寸金莲走十里路，被迫在路上丢掉祖上（御林军统领）传下来的珠宝。这些珠宝是皇帝所赐，但实在太重了，她无法带着逃难。

步惠廉很高兴这对夫妻恩爱，但听到韩嘉树表示他觉得“若离开教会，或许对我国人更有贡献”，不免相当沮丧。不论韩嘉树工作多么辛勤，月薪只有十美元，和本地传教士一样。韩嘉树向好友保证：“但是，比尔，请相信我。如果我真的离开教会，我也不会放弃宣扬基督福音。我会继续替教会效力。”

不久之后，韩嘉树兼差替“美国圣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卖圣经——这个团体出版、助印多种语种的平价版圣经。韩嘉树虽被升为上海地区巡回牧师，仍继续兼差卖圣经。接下来，他“主动请缨”担任“补充”传教士，不需要全职传教，但一有空缺就必须替补到位。一八九〇年，他终于完全离开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他向美国友人的说法是，“以一个月约十五美元的收入，我无法养家糊口。”韩嘉树当时没说，但多年后告诉家人的说法是：他受不了白人传教士对他的羞辱。他们要求他站着报告其传教工作，而他们全都坐着。因为所受待遇“像个仆人、而非同事”，他终于辞去教会工作。宋美龄后来也同意父亲的感受，认为美国人对中国人有种族歧视。她曾经告诉蒋介石的一名美国顾问，她一向觉得美国人潜藏没说的是：“噢，是呀，她当然很聪明，可是她毕竟只是中国人。”

韩嘉树虽然离开教会，但仍与美国圣经会保持关系；该社已经以文言文翻译、印刷圣经三十年，供知识精英阅读。不久，韩嘉树就用他在美国学来的印刷知识，加上他在圣经会的心得，开始自己印刷圣经。中国工人工资不高，中国的纸张和装订也不贵。但是，他从哪里得到资金开设印刷厂，我们并不清楚。有人猜，他一定是找老恩人卡尔支持；也有人说，资金是由一些西方布道团体筹集，他们需要圣经供信徒参阅。不论资金来自何处，很快就偿还了。韩嘉树的